

# 唐人軼事彙編

周勛初

主編

嚴杰

武秀成

姚松

編



# 唐人軼事彙編

周勛初 主編  
嚴杰 武秀成 姚松 編

三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唐人軼事彙編卷二十

## 韓愈

1 退之嘗說：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，令強吞之，傍一人撫掌而笑。覺後，亦似胸中如物噎，經數日方無恙。記其上一兩字，筆勢非人間書也。後識孟郊，似與之目熟，思之，乃夢中傍笑者。信乎相契如此。《龍城錄》上。《異人錄》（《類說》一二）。

2 韓愈家江南，讀書著文，其譽藹鬱。當時名公，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。《錦繡萬花谷》後集一六。

3 見梁肅<sup>1</sup>。

4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軍司馬，韓愈爲巡官，同在使幕，或譏其年輩相遼。愈聞而答曰：「大蟲老鼠，俱爲十二相屬，何怪之有！」旬日傳布于長安。《國史補》上。又《廣記》二五一引《唐語林》一。《侯鯖錄》三。案：「愈聞而答曰」，《廣記》等並作「周愿曰」，《紺珠集》三、《類說》二六、《白孔六帖》四一引《國史補》同此。

5 貞元十八年，權德輿主文，陸儔員外通榜帖，韓文公薦十人於儔，其上四人曰侯喜、侯雲長、劉述古、韋紆，其次六人：張弘、尉遲汾、李紳、張浚餘，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，而弘、紳、浚餘不出五年內，

皆捷矣。《唐摭言》八。

6 韓十八初貶之制，席十八舍人爲之詞，曰：「早登科第，亦有聲名。席既物故，友人曰：『席無令子弟，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邪？』」韓曰：「席十八喫不潔太遲。」人問之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出語不是。」蓋忿其責辭云「亦有聲名」耳。《劉賓客嘉話錄》。又《廣記》四九七引。《唐語林》六。

7 見牛僧孺 5。

8 見韋乾度 1。

9 見李賀 1、3。

10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，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，送客歸，極困，門人呈卷，解帶旋讀之。首篇《雁門太守行》曰：「黑雲壓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鱗開。」却援帶，命邀之。《幽閒鼓吹》。又《廣記》一七〇引。《唐語林》三。

《唐詩紀事》四三。

11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，時韓吏部愈爲河南令，除職方員外。歸朝，問前後之政如何，對曰：「將縑來比素。」《大唐傳載》。又《廣記》一七四引。《南部新書》辛。

12 見裴度 20。

13 元和中，有老卒推倒《平淮西碑》，官司鉞其項，又以枷擊守獄者。憲宗怒，命縛來殺之。既至京，上曰：「小卒何故毀大臣所撰碑？」卒曰：「乞一言而死。」碑文中有不了語，又擊殺陛下獄卒，所願於聞奏。文中美裴度，不述李愬功，是以不平。」上命釋縛，賜酒食，敕翰林學士段文昌別撰。《唐語林》六。《芝田

錄》(《類說》一一)參見《野客叢書》二七。

14 陳珣字中玉，鄭州人，文惠公諸孫也。政和中爲蔡州守，始視事，謁裴晉公廟，讀《平淮西碑》，乃段文昌所製者，怪而問邦人，曰：「自韓文公碑刻石，後爲李愬卒所訴，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裴度。憲宗詔文昌別撰，事已久矣。」珣忿然不平，即日磨去舊碑，別謗能書者寫韓文刻之。《夷堅志》(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一八)。

15 韓文公在潮州，與僧大顛往還，今集中有《與大顛書》三首，世以爲非是。予讀《宗門統要》，初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，夜放光明。早朝，宣示羣臣，皆賀陛下聖德所感，惟文公不賀。上問：「羣臣皆賀，惟卿不賀，何也？」文公奏：「微臣嘗看佛書，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，此是神龍護衛之光。」上問公：「如何是佛光？」文公無對，因以罪謫出。至潮州，遇大顛，公問：「和尚春秋多少？」顛乃提起數珠示之，云：「會麼？」公云：「不會。」顛云：「晝夜一百八。」文公歸宅，怏怏而已。夫人問：「侍郎情思不懌，復有何事？」遂舉前話。夫人云：「何不進問，晝夜一百八，意旨如何？」公明日凌晨遂去，纔到門首，乃遇首座，云：「侍郎入寺何早？」公云：「特去堂頭通話。」座云：「堂頭有何言句開示侍郎？」公舉前話，座云：「侍郎怎生會？」公云：「晝夜一百八，意旨何如？」座乃叩齒三聲。公至堂頭，復進前話：「晝夜一百八，意旨如何？」顛亦叩齒三聲。公云：「信却佛法一同。」顛云：「見甚道理，乃云一般！」公云：「適來門首，接見首座，亦復如此。」遂喚首座：「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？」座云：「是。」顛遂打首座，趕出院。文公一日復白大顛曰：「弟子軍州事多，佛法要省處，乞師一句。」顛良久，文公未會。時三平爲侍者，乃敲禪牀三聲。顛云：「作麼？」平云：「先以定動，然後智拔。」公乃領謝。

三平云：「和尚門風高峻，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。」觀與大顛往還事迹如此。今史傳但載公論佛骨，而不知其始對佛光已自不合上意，其實未知佛法大義。既見顛師，遂有入處，而世復以公答孟簡書爲疑，以公與大顛遊，是與文暢意義等無異，非信其道也。予謂顛古尊宿，非二師比，況聞文公論佛骨來，使文公不見則已，見之必有以啓悟公者。今觀大顛與首座、侍者三人互相引法，皆迴絕言議之表，所謂爲上根者，說大乘法，因果報應，文字語言，固不論也。今世所傳《韓退之別傳》，乃一切揜《昌黎集》中文義長短以爲問答，如市俚稽較。然彼欲以伸大顛之辨，而抑文公，不知公於大顛所以相與，開示悟入蓋如此。予欲學者盡見文公始末，故備錄于此。雖然答孟簡書公應不妄作，必有能辨之者。《捫蝨新話》一一。

16 吏部侍郎韓昌黎公愈，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。先是郡西有大湫，中有鰐魚，長者百尺，每一怒，則湫水騰溢，林嶺如震。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，輒吸而噬之，一瞬而盡。爲所害者，莫可勝計。民患之有年矣。及愈刺郡，即至之三日，問民間不便事，俱曰：「郡西湫中之鰐魚也。」愈曰：「吾聞至誠感神：昔魯恭宰中牟，雉馴而蝗避；黃霸治九江，虎皆遁去。是知政之所感，故能化鳥獸矣。」即命庭掾以牢醴陳於湫之傍，且祝曰：「汝，水族也，無爲生人患。將以酒沃之。」是夕，郡西有暴風雷，聲振山郭，夜分霽焉。明日，里民視其湫，水已盡。公命使窮其跡，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爲湫，巨鰐亦隨而徙焉。自是郡民獲免其患。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：「刑部爲潮陽守，云：『峒獠海夷，陶然自化；鰐魚稻蟹，不暴民物。』蓋謂此也。」《宣室志》四。又《廣記》四六六引。

17 韓愈刺潮州，嘗暑中出，張皂蓋。歸而喜曰：「此物能與日輪爭功，豈細事耶？」《傳芳略記》（《雲仙雜

〔記〕五。

18 韓昌黎貶潮州時，小女道死，瘞之層峯驛之下，題詩驛梁云：「數條藤束木皮棺，草殮荒山白骨寒。」〔古今事文類聚〕後集七。

19 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，世傳退之手植，去祠十數步，種之輒死。有題文公祠者，云「韓木有情春谷暖，鱷魚無種海潭清」者是也。〔竹坡詩話〕。

20 韓文公名播天下，李翱、張籍皆升朝，籍北面師之，故愈答崔立之書曰：「近有李翱、張籍者，從予學文。」翱與陸儔員外書亦曰：「韓退之之文，非茲世之文也，古之文也；其人非茲世之人，古之人也。」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，郡人黃頗師愈爲文，亦振大名。頗嘗視盧肇爲碑版，則唾之而去。案實錄：愈與人交，其有淪謝，皆能卹其孤，復爲畢婚嫁，如孟東野、張籍之類是也。〔唐摭言〕四。

21 見蕭穎士 14。

22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。韓公文至高，孟長於五言，時號孟詩韓筆。元和中，後進師匠，韓公文體大變。又柳柳州宗元、李尚書翱、皇甫郎中湜、馮詹事定、祭酒楊公、余座主李公，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，而韓、柳、皇甫、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。楊公尤深於獎善，遇得一句，終日在口，人以爲癖，終不易初心。長慶以來，李封州甘爲文至精，獎拔公心，亦類數公。甘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，時以爲得人。惜其命運湮厄，不得在掄鑒之地。〔因話錄〕三。〔唐語林〕一。

23 韓退之戲孟郊云：「公合識安祿山。」郊低頭云：「識即不識，大知有它。」〔續世說〕六。

24 見賈島<sup>2</sup>。

25 韓愈與人交，榮悴不易，而觀諸權門豪士，如僕隸焉，瞭然不顧。穆宗以愈爲京兆尹，六軍不敢犯法，私相謂曰：「是尚欲燒佛骨，何可犯之！」《續世說》三。

26 韓退之有二妾，一曰絳桃，一曰柳枝，皆能歌舞。初使王庭湊，至壽陽驛，絕句云：「風光欲動別長安，春半邊城特地寒，不見園花兼巷柳，馬頭惟有月團圓。」蓋有所屬也。柳枝後踰垣遁去，家人追獲。及鎮州初歸，詩曰：「別來楊柳街頭樹，擺弄春風只欲飛。還有小園桃李在，留花不放待郎歸。」自是專寵絳桃矣。《唐語林》六。案：《龔隴閒評》三謂此二詩非韓愈所作，蓋當時附會者爲之爾。

27 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。故事：服食用硫黃末攪粥飯啖鷄男，不使交千日。烹庖，名火靈庫，公間日進一隻焉。始亦見功，終致絕命。《清異錄》上。

28 韓退之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。張籍祭文云：「乃出二侍女，合彈琵琶箏。」既而遂曰：「父疾日浸加，孺人侍藥湯。」白樂天《思舊詩》云：「退之服硫黃，二病訖不痊。微之煉秋石，未老身溘然。」退之嘗譏人「不解文字飲」，而自敗於女妓乎？作《李博士墓誌》，切戒人服金石藥，而自餌硫黃乎？《珣璣新論》三。《後山詩話》。

29 韓愈病將卒，召羣僧曰：「吾不藥，今將病死矣。汝詳視吾手足支體，無誑人云『韓愈癩死』也。」  
《唐語林》三。

30 韓文公之寢疾也，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。忽宵中驚怖，既寤，而汗霑衾褥，命侍人扶坐。小君



問之，良久曰：「向來夢神人長丈餘，金鎧持戟，直入寢門，我不覺降階拜之。自稱大聖，瞋目謂我曰：『睢遂骨悅國世與韓爲讎，吾欲討之不能，如何？』我跪答曰：『願從大聖討焉。』」不旬日而文公薨。果從其請焉。《三水小牘》上。《宣室志》二。又《廣記》三〇七引。

31 古者，尚書、令史防禦甚嚴。宋法：令史白事，不得宿外，雖八座命亦不許。李唐：令史不得出入，夜則鎖之。韓愈爲吏部侍郎，乃曰：「人所以畏鬼，以其不見鬼，如可見，則人不畏矣。選人不得見令史，故令史勢重，任其出入，則勢輕。」始不禁其出入，自文公始。《幕府燕閒錄》（張本《說郭》二四）。《江行雜錄》（《陶本

《說郭》四七、《歷代小史》一九。

32 張籍祭退之詩云：「魯論未訖注，手跡今微茫。」是退之嘗有《論語》傳，未成也。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四。

33 張籍勸退之著書排佛老，公請待五六十。蓋恐年少望輕，人未信服也。士大夫之制行亦然。《吹劍四錄》。

34 韓文公著《毛穎傳》，好博簞之戲。張水部以書勸之，凡二書。其一曰：「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，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，此有累於令德。又高論之際，或不容人之短，如任私尚勝者，亦有所累也。先王存六藝，自有常矣，有德者不爲，猶以爲損；況爲博簞之戲，與人競財乎！君子固不爲也。今執事爲之，以廢棄時日，籍實不識其然。」文公答曰：「吾子譏吾與人言爲無實駁雜之說，此吾所以爲戲耳，比之酒色，不有間乎！吾子譏之，似同浴而譏裸體也。若高論不能下氣，或似有之，當更思而誨之耳。博簞之譏，敢不承教！其他俟相見。」《唐摭言》五。

35 韓愈引致後進，爲求科第，多有投書請益者，時人謂之韓門弟子。愈後官高，不復爲也。《國史補》下。

又《廣記》二〇二引。

36 皇甫彙謁韓愈，愈贈以詩。彙退，有言怒愈不爲置酒，愈曰：「豈不勝以爛黃魚待汝耶？」《續鍾嶸

句》《雲仙雜記》五。

37 韓愈好奇，與客登華山絕峯，度不可返，乃作遺書，發狂慟哭，華陰令百計取之，乃下。《國史補》中。又

《廣記》二〇一引。《唐語林》四。案：《臨漢隱居詩話》、《邵氏聞見後錄》一七、《荅溪漁隱叢話》後集一七有辯說之言。

38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，謂李二十六程曰：「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，直是聰明過人。」李曰：

「何處是過人者？」韓曰：「共愈往還二十餘年，不曾共說著文章。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？」《劉賓客嘉話錄》。

《唐語林》六。

39 世人畫韓退之，小面而美髯，著紗帽，此乃江南韓熙載耳。尚有當時所畫，題誌甚明。熙載諡文

靖，江南人謂之韓文公，因此遂謬以爲退之。退之肥而寡髯。元豐中，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，郡縣所畫，

皆是熙載。後世不復可辯，退之遂爲熙載矣。《夢溪筆談》四。《南唐拾遺記》。

40 予舊于潁城孔寧極家，見《孔幾私記》一編，有云：退之豐肥喜睡，每來吳家，必命枕簟。近潮陽

劉方明，摹唐本退之像來，信如幾之記，益知世所傳好鬚髯者，果韓熙載也。《邵氏聞見後錄》二七。

41 韓愈侍郎有疏從子姪自江淮來，年甚少，韓令學院中伴子弟，子弟悉爲凌辱。韓知之，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。經旬，寺主綱復訴其狂率，韓遽令歸，且責曰：「市肆賤類營衣食，尚有一事長處。汝所爲如此，竟作何物？」姪拜謝，徐曰：「某有一藝，恨叔不知。」因指階前牡丹曰：「叔要此花，青、紫、黃、

赤，唯命也。」韓大奇之，遂給所須，試之。乃豎箔曲，盡遮牡丹叢，不令人窺。掘樑四面，深及其根，寬容人座。唯賣紫鑲、輕粉、朱紅，旦暮治其根。凡七日，乃填坑，白其叔曰：「恨較遲一月。」時冬初也。牡丹本紫，及花發，色白紅歷綠，每朵有一聯詩，字色紫分明，乃是韓出官時詩。一韻曰「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」十四字，韓大驚異。姪且辭歸江淮，竟不願仕。《酉陽雜俎》前集一九。

## 韓昶

1 昌黎生者，名父子也。雖教有義方，而性頗闇劣。嘗爲集賢校理，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，皆臆斷之曰：「豈其誤歟？必金銀車。」悉改根字爲銀字。至除拾遺，果爲諫院不受。俄有以故人子憫之者，因辟爲鹿門從事也。《尚書故實》。又《廣記》二六一引。《玉泉子》。《盧浦筆記》六。案：《靖康細素雜記》一〇亦載此文，云出《劉公嘉話》。《雲谷雜記》一云《劉賓客嘉話錄》、《尚書故實》皆載此事。

## 白居易

1 白居易，季庚之子。始生未能言，默識「之、無」二字，乳媼試之，能百指而不誤。問日復試之，亦然。既能言，讀書勤敏，與他兒異。五六歲識聲韻，十五志詩賦，二十七舉進士。貞元十六年，中書舍人高郢掌貢闈，居易求試，一舉擢第。明年，拔萃甲科。由是《性習相近遠》、《求玄珠》、《斬白蛇》等賦，爲時楷式，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。會憲宗新即位，始用爲翰林學士。元稹《長慶集序》（《廣記》一七五）。

2 見顧況 3。

3 貞元中，樂天應宏辭，試《漢高祖斬白蛇賦》，考落。蓋賦有「知我者謂我斬白帝，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」也。然登科之人，賦並無聞，白公之賦，傳於天下也。《唐摭言》一〇。

4 白樂天一舉及第，詩曰：「慈恩塔下題名處，十七人中最少年。」樂天時年二十七。省試《性習相近遠賦》，《玉水記方流詩》。攜之謁李涼公逢吉。公時爲校書郎，於時將他適。白遽造之，逢吉行攜行看，初不以爲意；及覽賦頭，曰：「噫！下自人上，達由君成；德以慎立，而性由習分。」逢吉大奇之，遂寫二十餘本。其日，十七本都出。《唐摭言》三。《古今詩話》《詩話總龜》前集一七。《庶齋老學叢談》下。

5 白樂天、元微之同習制科，中第之後，白公《寄微之》詩曰：「皆當少壯日，同惜盛明時。光景嗟虛擲，雲霄竊暗窺。攻文朝矻矻，講學夜孜孜。策目穿如札，毫鋒銳若錐。」注云：「時與微之結集策略之目，其數至百十，各有纖鋒細管筆，攜以就試，相顧輒笑，目爲毫錐。」乃知士子待敵，編綴應用，自唐以來則然，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。《容齋五筆》七。《負暄野錄》下。《鷄跖集》《紺珠集》一二。

6 僕讀元微之詩，有曰：「白樸流傳用轉新。」注云：「樂天於翰林中，專取書詔批答詞，撰爲矜式，禁中號爲『白樸』。每新入學，求訪寶重過於《六典》。」檢《唐·藝文志》及《崇文總目》無聞，每訪此書不獲。適有以一編求售，號曰《制樸》，開帙覽之，即微之所謂『白樸』者是也。爲卷上中下三，上卷文武階勳等，中卷制頭、制肩、制腹、制腰、制尾，下卷將、相、刺史、節度之類。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，以規後學者。《野客叢書》三〇。

7 白居易在翰林，賜防風粥一甌。剔取防風，得五合餘，食之口香七日。《金鑾密記》（《雲仙雜記》五）。

8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，奏云：「今日奉宣令撰〔與〕李師道〔詔〕：〔所〕請收贖魏徵宅，還其子孫，甚合朕心，允依來奏者。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，盡忠輔佐，以致太平，在其子孫，合加優卹。事關激勸，合出朝廷；師道何人，輒掠此美。伏願明勅有司，特以官錢收贖，使還後嗣，以勸忠臣，則事出皇恩，美歸聖德。」憲宗深然之。其後有司以爲詩題試進士。《唐詩紀事》五〇。案：白居易文載《白氏文集》卷四一，題《論魏徵舊宅狀李

師道奏請出私財收贖魏徵舊宅事宜》，《紀事》脫文，據白集補入。

9 元相公積爲御史，鞫獄梓潼。時白尚書在京，與名輩遊慈恩，小酌花下，爲詩寄元曰：「花時同醉破春愁，醉折花枝當酒籌。忽憶故人天際去，計程今日到梁州。」時元果及褒城，亦寄《夢遊》詩曰：「夢君兄弟曲江頭，也向慈恩院裏遊。驛吏喚人排馬去，忽驚身在古梁州。」千里神交，合若符契，友朋之道，不期至歟。《本事詩·徵異》。《古今詩話》（《詩話總龜》前集二七）。《唐詩紀事》三七。

10 元白交道臻至，酬唱盈編。微之爲御史，奉使往蜀，路傍見山花，吟寄樂天曰：「深紅山木艷彤雲，路遠無由摘寄君。恰似牡丹如許大，淺深看取石榴裙。」又曰：「向前已說深紅木，更有輕紅說向君。深葉淺花何所似，薄妝愁坐碧羅裙。」白因南遷回，過商山層峯驛，忽睹元題迹，寄元詩曰：「與君前後多遷逐，七度曾過此路隅。笑問階前老桐木：這回歸去免來無？」後微之鎮浙東，樂天牧杭州，更迭唱和，末句有云「任添鐺脚作三人」，逸趣如此。「鐺脚」事見《國史》。《唐賢抒情》（《詩話總龜》前集二七）。

11 白樂天之母，因看花墜井。後有排擯者，以《賞花》、《新井》之作左遷。穆皇嘗題柱曰：「此人一

生爭得水喫。」《南部新書》甲。

12 元和十年六月，盜殺宰相武元衡，公首上疏，請急捕賊以雪國耻。宰相以非諫職言事惡之，會有惡公者言其母看花墮井死，而作《賞花》及《新井》詩。貶江州刺史。中書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復理郡，又改司馬。宰相，韋貫之、張弘靖也。……新井之事，世莫知其實，史氏亦不辨其有無。獨高彥休《闕史》言之甚詳：公母有心疾，因悍妬得之，及嫠，家苦貧。公與弟不獲安居，常索米丐衣於鄰郡邑，母晝夜念之，病益甚。公隨計宣州，母因憂憤發狂，以葦刀自剄；人救之得免。後徧訪醫藥，或發或瘳，常恃二壯婢厚給衣食，俾扶衛之，一旦稍怠，斃於坎井。時裴晉公爲三省，本廳對客，京兆府申堂狀至，四坐驚愕。薛給事存誠曰：「某所居與白鄰，聞其母久苦心疾，叫呼往往達於鄰里。」坐客意稍釋。他日，晉公獨見夕拜謂曰：「前時衆中之言，可謂存朝廷大體矣。」夕拜正色曰：「言其實也，非大體也。」由是晉公信其事。後除河南尹、刑部侍郎，皆晉公所擬。凡曰墜井，必恚恨也，隕穫也；凡曰看花，必怡暢也，閒適也。安有怡暢閒適之際，遽致顛沛廢墜之事？樂天長於情，無一春無詠花之什，因欲黻藻其罪。又驗《新井》篇，是尉盤屋時作，隔官三政，不同時矣。彥休所記，大略如此，聞之東都聖善寺老僧，僧故佛光和尚弟子也。今考集中亦無所謂《新井》詩者，意其刪去。然則公母死以心疾，固人倫之大不幸，而傳致詩篇，以成讒謗，則憐壬媚嫉者爲之也。故刪述彥休之語以告來者。陳振孫《白文公年譜》。

13 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草堂，作飛雲履，玄綾爲質，四面以素綃作雲朵，染以四選香，振履則如烟霧。樂天着「山中道友曰：『吾足下生雲，計不久上升朱府矣。』」《樵人直說》（《雲仙雜記》一）。

14 樂天作廬山草堂，蓋亦燒丹也，欲成而爐鼎敗。來日，忠州刺史除書到，迺知世間、出世間事不兩立也。《東坡志林》一。

15 秭歸縣繁知一，聞白樂天將過巫山，先於神女祠粉壁，大署之曰：「蘇州刺史今才子，行到巫山必有詩。爲報高唐神女道，速排雲雨候清詞。」白公覩題處悵然，邀知一至，曰：「歷陽劉郎中禹錫，三年理白帝，欲作一詩於此，怯而不爲。罷郡經過，悉去千餘首詩，但留四章而已；此四章者，乃古今之絕唱也。而人造次不合爲之。」沈佺期詩曰：「巫山高不極，合沓狀奇新。閭谷疑風雨，幽崖若鬼神。月明三峽曙，潮滿九江春。爲問陽臺客，應知入夢人。」王無競詩曰：「神女向高唐，巫山下夕陽。徘徊作行雨，婉孌逐荆王。電影江前落，雷聲峽外長。霽雲無處所，臺館曉蒼蒼。」李端詩曰：「巫山十二重，皆在碧虛中。迴合雲藏日，霏微雨帶風。猿聲寒渡水，樹色暮連空。愁向高唐去，千秋見楚宮。」皇甫冉詩曰：「巫峽見巴東，迢迢出半空。雲藏神女館，雨到楚王宮。朝暮泉聲落，寒暄樹色同。清猿不可聽，偏在九秋中。」白公但吟四篇，與繁生同濟，竟而不爲。《雲溪友議》上。又《廣記》一九八引。《唐詩紀事》五一。

16 致仕尚書白舍人，初到錢塘，令訪牡丹花。獨開元寺僧惠澄，近於京師得此花，始栽植於庭，欄圍甚密，他處未之有也。時春景方深，惠澄設油幕以覆其上，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也。會徐凝自富春來，未識白公，先題詩曰：「此花南地知難種，慙媿僧閒用意栽。海燕解憐頻睥睨，胡蜂未識更徘徊。虛生芍藥徒勞妬，羞殺玫瑰不敢開。唯有數苞紅幘在，含芳只待舍人來。」白尋到寺看花，乃命徐生同醉而歸。時張祜榜舟而至，甚若疏誕。然張、徐二生，未之習隱，各希首薦焉。中舍曰：「二君論文，若廉、白之鬪

鼠穴，勝負在於一戰也。」遂試《長劍倚天外賦》、《餘霞散成綺詩》。試訖解送，以凝爲元，祐其次耳。張曰：「祐詩有『地勢遙尊岳，河流側讓關』。多士以陳後主『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壯帝居』比，徒有前名矣。又祐《題金山寺詩》曰：『此寺大江之中。』樹影中流見，鍾聲兩岸聞。」雖綦母潛云：『塔影挂青漢，鍾聲和白雲。』此句未爲佳也。」祐《觀獵》四句及《宮詞》，白公曰：「張三作獵詩，以較王右丞，予則未敢優劣也。」王維詩曰：「風勁角弓鳴，將軍獵渭城。草枯鷹眼疾，雪盡馬蹄輕。忽過新豐戍，還歸細柳營。迴看失雁處，千里暮雲平。」張祐詩曰：「曉出禁城東，分圍淺草中。紅旗開向日，白馬驟臨風。背手抽金鏃，翻身控角弓。萬人齊指處，一雁落寒空。」白公又以《宮詞》四句之中皆數對，何足奇乎？然無徐生云：「今古長如白練飛，一條解破青山色。」徐凝賦曰：「譙周室裏，定遊夏於丘虔；馬守帷中，分《易》《禮》於盧鄭。如我明公薦，豈唯偏黨乎？」張祐曰：「虞《韶》九奏，非瑞馬之至音；荆玉三投，佇良工之必鑒。且鴻鍾運擊，瓦缶雷鳴；榮辱糾繩，復何定分？」祐遂行歌而邁，凝亦鼓枻而歸。二生終身偃仰，不隨鄉試者乎。先是李補闕林宗、杜殿中牧，與白公輦下較文，具言元、白詩體舛雜，而爲清苦者見嗤，因茲有恨也。白爲河南尹，李爲河南令。道上相遇，尹乃乘馬，令則肩輿，似乖趨事之禮。嘗謂樂天爲囁嚅公，聞者皆笑，樂天之名稍減矣。白尹曰：「李直水，林宗字也。吾之獶子也，其鋒不可當。」後杜舍人之守秋浦，與張生爲詩酒之交，酷吟祐宮詞，亦知錢塘之歲，白有是非之論，懷不平之色，爲詩二首以高之，則曰：「誰人得似張公子，千首詩輕萬戶侯。」又云：「如何故國三千里，虛唱歌詞滿六宮。」張君詩曰：「故國三千里，深宮二十年。一聲河滿子，雙淚落君前。」此歌宮娥諷念思鄉，而起長門之思也。祐復遊甘



露寺，觀前盧肇先輩題處曰：「不謂三吳，經此詩人也。」祐曰：「日月光先到，山川勢盡來。」盧曰：「地從京口斷，山到海門迴。」因而仰伏，願交於此士矣。《雲溪友議》中。又《廣記》一九九引。《唐語林》三。《詩話總龜》前集

二〇。《實錄》七。《唐詩紀事》五二。

17 詩人張祐，未嘗識白公。白公刺蘇州，祐始來謁。才見白，白曰：「久欽籍，嘗記得君款頭詩。」祐愕然曰：「舍人何所謂？」白曰：「『鴛鴦鈿帶拋何處，孔雀羅衫付阿誰？』非款頭何邪？」張頓首微笑，仰而答曰：「祐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。」白曰：「何也？」祐曰：「『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。』非目連變何邪？」遂與歡宴竟日。《本事詩·嘲戲》。《唐摭言》一三。又《廣記》二五一引。

18 白居易長慶二年以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，替嚴員外休復。休復有時名，居易喜爲之代。時吳興守錢徽、吳郡守李穰皆文學士，悉生平舊友，日以詩酒寄興。官妓高玲瓏、謝好好巧於應對，善歌舞。後元稹鎮會稽，參其酬唱，每以筒竹盛詩來往。居易在杭，始築隄捍錢塘潮，鍾聚其水，溉田千頃。復浚李泌六井，民賴其汲。在蘇作詩，有「使君全未厭錢塘」之句。及罷，俸錢多留守庫，繼守者公用不足，則假而復填，如是五十餘年。及黃巢至郡，文籍多焚燒，其俸遂亡。《唐語林》二。

19 商玲瓏，餘杭之歌者。白公守郡日與歌曰：「罷胡琴，掩瑤瑟，玲瓏再拜當歌出。莫爲使君不解歌，聽唱黃雞與白日。黃雞催曉丑前鳴，白日催人酉後沒。腰間紅綬繫未穩，照裏朱顏看已失。玲瓏玲瓏奈老何，使君歌了汝更歌。」元微之在越州聞之，厚幣來邀，樂天即時遣去，到越州住月餘，使盡歌所唱之曲，即賞之。後遣之歸，作詩送行兼寄樂天曰：「休遣玲瓏唱我詞，我詞都是寄君詩。却向江邊整回